

金融需求视角下农户互联网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江苏省1849个农户的调查数据

闵诗筠

(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摘要] 基于江苏省1849个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熵权法构建指标体系,从金融需求视角,实证考察了农户互联网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农户的互联网金融排斥处于中等程度,从分项指标来看,农户对融资、投资和支付的排斥程度依次降低;需求因素对农户互联网金融排斥具有显著影响,并且投资、融资和支付排斥的形成机制存在差异;异质性分析表明,传统金融排斥较高的农户受到的外部约束更大,有贷款需求的农户会因为主观信任不足、互联网使用技能低下和电子设备缺乏而存在互联网金融排斥,而贫困县域的农户更容易由于需求不足、电子设备使用技能低下和政策信息匮乏而受到互联网金融排斥。研究结论为促进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关键词] 互联网金融排斥;金融需求;农村普惠金融;农村金融;家庭金融

[中图分类号] F83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4833(2020)-02-0000-11

一、引言

金融排斥是经济主体由于缺乏足够的方式或途径接触到主流金融产品与服务,从而其基本金融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的现象^[1]。农村地区存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缺乏法定意义上的抵押物等情况,在金融资源获取上受到较高的排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互联网金融逐渐渗透农村地区。一方面,互联网突破传统金融的地域限制,降低了交易成本,可能会缓解“长尾客户”金融服务不足的问题,推动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不仅仍然遵循利润追求、风险溢价和信贷配给的金融内核,还对参与者提出了更高的知识和技术要求,使得农户群体可能更容易受到排斥。由于互联网金融具有跨越时空的特征,渗透性较强,本质上不涉及在特定的地理范围内设置金融机构和提供金融服务,因此互联网金融排斥不仅包括互联网金融机构在服务供给上的排斥,更主要体现需求方在主观意愿、知识技能、经济能力等方面的排斥。本文将互联网金融排斥定义为金融需求方难以通过互联网金融满足自身金融需求的状态、认知度体现为认识不足、在使用度上体现为经历匮乏、在效用度上体现为满意度低。那么,农户的互联网金融排斥处于何种程度?互联网金融能否填补传统金融服务的缺陷?互联网金融排斥具有哪些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如何?又存在怎样的异质性?探究这些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全国范围来看,一方面,江苏省互联网金融业态丰富、机构合规性好、产品服务供给充足。根据江苏省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的《2017年江苏省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指数报告》,江苏省2017年各月互联网金融活跃投资人数均超过4.7万人;2017年网络借贷成交量563.83亿元,成交余额同比增长约21%,位居全国第五;在强化监管的背景下,截至2017年底,江苏省正常运营的网络借贷平台62家,位居全国第六位。另一方面,江苏省农村经济发展水平领先,在乡村振兴促进“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的背景下,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户金融需求上升。因此,江苏省作为调研地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本文基于江苏省1849个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熵权法构建互联网金融排斥指标评价体系,从自我、知识、技能和经济四项内部需求因素以及设施、政策两项外部约束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并在此基础上从金融需求角度进行异质性分析,最后对于降低农户互联网金融排斥、促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后续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理论分析,第四部分是模型构建与指标测度的研究设计,第五部分是实证结果分析,第六部分是稳健性分析,第七部分是结论性评述。

[收稿日期] 2020-04-02

[作者简介] 闵诗筠(1999—),女,江苏扬州人,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本科生,从事农村普惠金融与家庭金融研究,Email:minshiyun@163.com。

二、文献综述

金融排斥最早由 Leyshon 和 Thrift 提出,是指地理位置的偏远阻碍金融服务获得^[2]。Kempson 和 Whyley 在此基础上,将金融排斥的内涵拓展为地理排斥、评估排斥、条件排斥、价格排斥、营销排斥和自我排斥的六维度经典模型^[3]。此后,金融排斥主要围绕弱势群体的金融可得性展开^[1]。Chattopadhyay 的研究对“金融排斥”进行了相对完整的解释,微观层面包括收入低、储蓄不足、金融知识匮乏、失业及不良的理财行为;宏观层面包括经济歧视、无法接入互联网等^[4]。在我国,受二元经济结构等因素长期影响,金融排斥的主要对象集中于“三农”领域。王修华等基于六维度模型,运用有序 Probit 模型研究了农户储蓄排斥和信贷排斥的影响因素^[5];董晓林和徐虹从金融供给方的视角,以县域金融机构网点分布来测度农村金融排斥状况^[6]。

近年来,信息技术、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创新推动了金融业态的变革。相较于传统金融,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缓解农村金融服务不足的问题,满足低收入和弱势群体的需求^[7]。部分研究也开始关注农村地区是否存在互联网金融排斥。一方面,互联网金融突破了空间和物理约束,使得农村居民获得平等金融服务的机会大大增加^[8];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作为金融的本质属性使其无法回避金融活动中的信贷配给与风险溢价^[9-10]。粟芳和方蕾运用 Oaxaca-Blinder 分解法从供给、自我和需求排斥进行分析,发现供给排斥中的物理排斥是互联网金融排斥的主要根源^[11];Ren 等则重点研究了农户在移动支付和互联网贷款上的排斥程度^[12]。此外,在金融排斥的变量选取和样本范围上,一部分文献基于省市区层面的统计数据,以金融机构网点覆盖度、金融服务覆盖度等指标衡量金融排斥^[13];另一部分学者采用微观调研数据,选用家庭或个人是否拥有金融账户、是否具备金融知识以及是否使用互联网金融作为代理变量进行分析^[14-15]。在研究方法上,基于微观调查的研究大多采用定性选择模型。

纵观现有文献,学者从各个角度对农户金融排斥进行了深入研究,但仍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对互联网金融的需求因素探究不足。论文研究对象大多为传统金融排斥,且集中于金融供给方面,然而,互联网金融具有跨越时空的特性,更多体现在需求方对于互联网金融的主观排斥。第二,选取的代理变量难以有效衡量金融排斥。微观实证文献选用的二元指标忽视了金融行为的广度、深度和效用度。第三,没有明确区分金融排斥的现象和原因。何婧等的研究将互联网金融排斥划分为储蓄、信贷和支付排斥三种类型以及设施、条件和自我排斥三个维度^[16]。事实上,将前三者归为外在表现,后三者归为内在原因可能更为贴切。第四,尚未充分考虑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这一因素。目前的研究大多关注贫困地区,事实上,经济发达地区也可能存在金融排斥,研究需要更多基于典型区域的样本和更有针对性的调研资料。

本文的创新性和边际贡献在于:在研究视角上,区别于已有文献对于金融供给不足的研究,从金融需求角度分析金融排斥,聚焦农户作为需求方获取互联网金融服务的主观意愿和心理评价;在指标测度上,率先构建互联网金融排斥的指标体系,从多个层面综合测度互联网金融排斥程度,相较于二元指标,更为客观和深入;在分析思路上,明确辨析互联网金融排斥的外在表现和影响因素,进而考察了其在传统金融需求、贷款融资需求和普惠金融需求方面的异质性;在样本数据上,江苏省互联网金融业态丰富,经济发展水平领先,样本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基于江苏省的一手调研资料,对于促进各区域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具有重要参考借鉴价值。

三、理论分析

(一)金融需求层面的农户互联网金融排斥影响因素

根据互联网金融的模式和业态,可将农户的互联网金融行为分为投资、融资和支付三类。其中,互联网投资主要包括网络渠道的理财、货币基金、证券保险和 P2P 产品;互联网融资主要有 P2P 和众筹;互联网支付涵盖银行线上支付、第三方支付平台和信用支付等^[17]。相应地,互联网金融排斥的外在表现主要体现在投资排斥、融资排斥和支付排斥三个方面。根据粟芳和方蕾的研究,每个类型的排斥可进一步细分为认知度、使用度和效用度三个层面^[11]。在认知度上,金融消费者对互联网金融这一新兴业态的认知尚不及传统金融,互联网金融排斥体现为认识不足,难以获悉互联网金融渠道,从而无法满足自身金融需求;在使用度上,互联网金融排斥体现为经历匮乏,很少或尚未获得互联网金融服务;在效用度上,体现为满意度低,获取的互联网金融服务没有契合自身需求^[2]。就互联网金融排斥而言,其与传统的金融排斥存在一定差异。由于互联网金融具有跨越时空的特

性,所以相较于传统金融的供给排斥,互联网金融更多受限于需求方的排斥。结合互联网金融服务的特点,互联网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可归纳为自我排斥、知识排斥、技能排斥、经济排斥、设施排斥和政策排斥等六个维度,其中前四个维度从金融需求出发,后两个维度从外部约束考虑。自我排斥。传统金融排斥理论立足于外在约束,而事实上,农户的认知匮乏、认知偏差和主观需求不足也会成为排斥因素^[18]。这种自我排斥主要包括对于传统金融就存在的排斥以及对于互联网金融的信任和需求不足。当传统金融服务能够充分满足农村居民自身的金融需求时,农户主观上会认为自己不需要接受互联网金融服务。同时,农村居民对于网络安全的质疑以及对互联网金融的不信任,也会引起农户对互联网金融的排斥。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农户自我排斥越高,互联网金融排斥程度越高。

知识排斥。张号栋和尹志超的研究表明,金融知识的匮乏会提高家庭的投融资排斥水平^[15]。互联网金融所需的知识素养主要包括个体自身受教育程度、专业知识水平及风险评估能力。由于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对金融相关专业知识的接受较少,因而对金融知识的了解程度和相应的风险评判能力较低,对于互联网金融的排斥较高^[19-20]。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农户知识排斥越高,互联网金融排斥程度越高。

技能排斥。无法掌握电子设备和互联网使用技能是互联网金融排斥所特有的因素。根据冷晨昕和祝仲坤对农户行为的分析,受制于农村地区经济较不发达,农村居民接受新事物的过程慢、程度低,且缺少接受电子设备以及互联网的使用培训渠道,导致较多农村居民无法熟练使用电子设备和互联网,这会大大约束农户从互联网获取金融资源的渠道^[21]。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农户技能排斥越高,互联网金融排斥程度越高。

经济排斥。经济排斥是指较低的收入水平与不合理的收入结构对农户互联网金融的抑制作用。一方面,较高的收入是金融行为多元化的基础;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活动资金流不确定性偏高,非农收入占比提升能够促进农村居民金融行为的合理化^[22]。若农户收入水平低,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过大,不仅会阻碍农户获得互联网金融服务,还容易导致农户缺少剩余资金进行投资或是无法达到金融服务机构的较高的贷款条件。因此,本文提出假设4。

假设4:农户经济排斥越高,互联网金融排斥程度越高。

设施排斥。这是基于互联网金融特性的新型排斥^[16]。与传统金融活动的物理网点约束存在差别,农户使用互联网金融的硬件要求是电脑或智能手机,同时还需要互联网设施的覆盖。而农户的互联网使用率偏低和农村地区基础网络设施不甚发达都可能会加剧这部分农户的互联网金融排斥程度。因此,本文提出假设5。

假设5:农户设施排斥越高,互联网金融排斥程度越高。

政策排斥。互联网金融在欠发达地区发挥普惠效应需要政府与市场的良好协同^[23]。一方面,农村地区互联网金融渗透度仍然较低,需要财政补贴等措施激励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另一方面,农户在金融知识和互联网知识方面存在信息闭塞的困境,需要政府部门开展相关培训活动来改变和引导农户养成互联网使用习惯^[24]。相反,如果政府在政策制定、知识普及等方面存在缺位,则无益于改善互联网金融排斥情况。因此,本文提出假设6。

假设6:农户政策排斥越高,互联网金融排斥程度越高。

(二)具有特定金融需求农户的互联网金融排斥影响因素

对于具有特定金融需求的农户而言,其互联网金融排斥的形成机制会具有异质性特征,即这些农户的互联网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

传统金融需求。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的延伸与发展,农户互联网金融排斥的形成机制与传统金融需求是否得到满足有关。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之间具有协同性和互补性,传统金融排斥比较低的农户往往也具有获取互联网金融的资源渠道;另一方面,两者之间具有竞争性和替代性,传统金融需求得到满足的农户容易对传统金融产生偏好惯性和路径依赖,在互联网金融上更多受到需求约束^[25-26]。因此,本文提出假设7。

假设7:在传统金融需求方面,高传统金融排斥的农户与低传统金融排斥的农户在互联网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上存在差异。

贷款融资需求。首先,农户的贷款融资需求会影响互联网融资排斥的形成机制。互联网融资的流程比投资

和支付更为复杂,有贷款需求的农户更容易感知技能排斥。其次,农户的贷款需求也会通过家庭财富的配置和关联金融产品的信息影响投资决策和支付决策。具体而言,有融资需求的农户往往比其他农户具有更高的资金约束,会采取更加稳健的投资策略,从而容易受到自我排斥;同时,贷款需求也会促使农户主动获取相关的互联网金融信息,降低知识排斥的影响^[27-28]。因此,本文提出假设8。

假设8:有贷款融资需求的农户与没有贷款融资需求的农户在互联网金融排斥影响因素上存在差异。

普惠金融需求。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贫困农户集中,具有普惠金融需求。由于贫困县域金融机构和工具类型单一,效率较差,因此农户本身对金融资源的接触较少、信任较低,这会提高对互联网金融的自我排斥^[29]。对于这部分农户而言,获取互联网信息和金融信息的渠道狭窄,更易产生技能排斥和政策排斥。同时,较低的收入和单一的收入结构也会提升农户对于经济排斥的敏感度。因此,本文提出假设9。

假设9:有普惠金融需求的农户与没有普惠金融需求的农户在互联网金融排斥影响因素上存在差异。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基于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本文分别将互联网金融排斥(IFE)、互联网投资排斥(IIE)、互联网融资排斥(ILE)和互联网支付排斥(IPE)作为被解释变量IV,构建如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INV_i = \alpha_0 + \beta_1 TFS_i + \beta_2 TFT_i + \beta_3 TFD_i + \theta_1 EL_i + \theta_2 PKL_i + \theta_3 RAA_i + \delta_1 EEU_i + \delta_2 IU_i + \delta_3 SAC_i + \varphi_1 EE_i + \varphi_2 IE_i + \gamma_1 IL_i + \gamma_2 IS_i + \psi_1 IFP_i + \psi_2 FKP_i + \psi_3 IKP_i + u \quad (1)$$

同时,本文选取如表1所示的变量。其中,互联网金融排斥的总指标和3个分项指标是被解释变量。从金融需求角度,本文选取自我排斥、知识排斥、技能排斥和经济排斥的11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将供给层面的设施排斥和政策排斥的5个变量作为控制

表1 变量选取与测度依据

变量类别	指标类别	指标选取	测度依据	
被解释变量	总指标	互联网金融排斥(IFE)	根据互联网投资、融资和支付排斥测算得出	
	分项指标	互联网投资排斥(IIE)	根据互联网投资的认知度、使用度和效用度测算得出	
		互联网融资排斥(ILE)	根据互联网融资的认知度、使用度和效用度测算得出	
		互联网支付排斥(IPE)	根据互联网支付的认知度、使用度和效用度测算得出	
解释变量	自我排斥	传统金融服务度(TFS)	银行的金融服务能否满足家庭需求,“完全不能满足”、“不能满足”、“一般”、“能满足”、“完全能满足”各计为1、2、3、4、5	
		传统金融信任度(TFT)	“不信任银行”计为1,否则为0	
		互联网金融需求(TFD)	“没有互联网投资、贷款和支付的需求”计为1,否则为0	
		知识排斥	受教育程度(EL)	家庭成员最高学历“初中及以下”、“高中”、“大专”、“本科”、“硕士及以上”各计为5、4、3、2、1
			专业知识水平(PKL)	家庭对金融知识“非常不了解”、“不了解”、“一般”、“了解”、“非常了解”各计为5、4、3、2、1
	技能排斥	风险评判能力(RAA)	“感觉互联网金融不安全”计为1,否则为0	
		电子设备使用(EEU)	使用电脑和手机“非常不熟练”、“不熟练”、“一般”、“熟练”、“非常熟练”各计为5、4、3、2、1	
		互联网使用(IU)	使用互联网“非常不熟练”、“不熟练”、“一般”、“熟练”、“非常熟练”各计为5、4、3、2、1	
	经济排斥	技能习得渠道(SAC)	对于互联网金融“不会用”、“想学却没人教”各计为1,加总;否则为0	
		收入水平(IL)	家庭人均年收入的对数化	
		收入结构(IS)	家庭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	
设施排斥	电子设备配备(EE)	“家中无电脑或手机”计为1,否则为0		
	互联网配备(IE)	“家中无互联网”计为1,否则为0		
政策排斥	互联网金融政策(IFP)	知道政府“有支持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措施”计为1,否则为0。并进行正向化处理		
	金融知识普及(FKP)	知道政府“有互联网金融安全教育”、“金融知识普及”各计为1,加总;否则为0。并进行正向化处理		
	互联网知识普及(IKP)	知道政府“开展互联网使用培训”计为1,否则为0。并进行正向化处理		

变量。除收入水平(IL)的测度方向为负向,其他变量均为正向,即数值越高,表示相应的排斥程度越高。因此,除收入水平(IL)外,其他变量回归系数的预期方向均为正。由于样本量大,本文没有处理缺失值。

(二)互联网金融排斥的测度

测度互联网金融排斥是研究的基础。与二元指标相比,指标体系能够更加客观和具象地反映金融排斥的实际程度,因此,本文基于调研问卷数据构建指标体系。

如表2所示,个人或农户的金融行为主要可划分为投资、融资和支付三种类型^[5,11]。数据来源为2019年1月至2月问卷调查的一手资料,样本范围为江苏省苏北5市17县138村、苏中3市12县67村和苏南4市17县106村抽样调查的农户;问卷发放2294份,实际收回1849份。

1. 数据处理

首先,本文对数据进行一致性处理,保证测度方向的正向性,即得分越高,代表相应的排斥程度越高;

其次,选用功效系数法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x_{ij}^* = c + \frac{x_{ij} - m'_j}{M'_j - m'_j} \times d \quad (2)$$

式中, i 代表被评价对象; j 代表指标; M'_j 和 m'_j 分别表示指标 x_j 的满意值和不容许值,一般而言 M'_j 和 m'_j 分别采用最高值和最低值表示,但为了提高各指标间的可比性,取各指标得分的上限值和下限值;同时为了在数值上突出得分的差异性,取 $c=0$ 和 $d=100$,因此, $x_{ij}^* \in [0,100]$ 。得分越高表示相应的排斥程度越高。

2. 赋权方法

常见的赋权方法包括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两大类。为了降低赋权的主观性和突出指标的可辨识度,本文采用熵值法赋权。由于互联网金融排斥(IFE)包含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两个层次,因此本文分为两个步骤赋权,即首先在各个一级指标下,用熵值法计算出二级指标的权重,得到一级指标的得分,其次采用熵值法计算出一级指标的权重。各指标赋权结果如表3所示。

(三)内生性处理

考虑到较高的互联网金融排斥会降低农户的资金配置能力,使得金融难以以为家庭的经济活动提供有效支持,从而导致农户收入水平的下降,所以模型中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问题。对此,本文选用对外务工人员

数占家庭人数的比例 $MWPF$ 和县域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DIPC$ 作为收入水平 IL 的工具变量。两个变量均与农户收入水平正相关,但不会受到互联网金融排斥的影响,适合作为工具变量。导致内生性的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遗漏变量。由于本文模型的解释变量已涵盖各个方面的因素,即使个别变量遗漏,也不会对回归结果造成较大影响,故不进行处理。

五、实证分析

(一)测度结果分析

互联网金融排斥(IFE)的测度结果如表4所示,得分的下限值为0,上限值为100,数值越高表示排斥程度越高。统计数据表明,农户互联网金融属于中等排斥程度,融资排斥最高,投资排斥其次,支付排斥较低。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排斥,使用度排斥均最为明显,认知度则基本属于不排斥,这表明农户对互联网金融的认知程度较为充分,受到排斥的主要方面在于未能获取相关服务。此外,从互联网金融使用度和效用度的排斥来看,大部分农户没有互联网金融经历,且具有融资经历的农户对于融资的满意度较低。

表2 互联网金融排斥指标选取与测度依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赋分标准
A1:互联网投资排斥(IE)	B1:认知度	“以上互联网投资方式都没听说过”,计为1,否则为0
	B2:使用度	使用过“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的理财”、“非银行类货币基金,如余额宝”、“P2P投资产品,如网贷之家”、“人人贷、宜人贷等”、“网上购买股票”、“网上购买保险”各计为1,加总;否则为0
	B3:效用度	对互联网投资“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非常满意”各计为5、4、3、2、1
A2:互联网融资排斥(ILE)	B4:认知度	“以上互联网贷款方式都没听说过”,计为1,否则为0
	B5:使用度	使用过“P2P,如网贷之家、人人贷、宜人贷等”、“众筹,如水滴筹、轻松筹、京东众筹等”、“其他网络借贷方式”各计为1,加总;否则为0
	B6:效用度	对互联网贷款“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非常满意”各计为5、4、3、2、1
A3:互联网支付排斥(IPE)	B7:认知度	“以上互联网支付方式都没听说过”,计为1,否则为0
	B8:使用度	使用过“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的支付”、“互联网第三方支付,如支付宝、微信支付、百度钱包”、“互联网信用支付,如蚂蚁金服、京东白条”各计为1,加总;否则为0
	B9:效用度	对互联网支付“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非常满意”各计为5、4、3、2、1

表3 互联网金融排斥指标赋权结果

一级指标	熵值	权重	二级指标	熵值	权重
A1:互联网投资排斥(IE)	-0.9903	0.3339	B1:认知度	-0.6523	0.2938
			B2:使用度	-0.9918	0.3541
			B3:效用度	-0.9803	0.3521
A2:互联网融资排斥(ILE)	-0.9950	0.3347	B4:认知度	-0.7654	0.3066
			B5:使用度	-0.9984	0.3471
			B6:效用度	-0.9934	0.3462
A3:互联网支付排斥(IPE)	-0.9760	0.3315	B7:认知度	-0.5602	0.2842
			B8:使用度	-0.9636	0.3576
			B9:效用度	-0.9668	0.3582

(二)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构建 Pearson 相关系数矩阵可知,样本的各个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相关度较低,排除多重共线性^①。考虑到可能存在异方差,本文采用 White 异方差一致协方差方法对结果进行修正。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弱工具变量问题,本文采用有限信息极大似然估计方法(LIML)。相关结果通过了不可识别检验、弱工具变量检验、过度识别检验、冗余工具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全样本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模型(1)报告了互联网金融排斥的回归结果。从互联网金融排斥影响因素的维度来看,分别对本文每个假设所分别对应的 6 个维度下的变量进行联合检验,6 次联合检验的统计值均在 5% 的水平下显著,证实了 6 个维度的变量都是影响农户互联网金融排斥的因素。其中自我排斥、知识排斥、技能排斥和经济排斥四个维度具有显著影响,这与本文所提出的 6 个假设相符^②。就每个变量的系数估计值符号而言,除了传统金融服务度(TFS)的回归系数符号与假设 1 相反以外,假设 2、假设 3、假设 4、假设 5 和假设 6 均得到证实^③。其中,传统金融服务度与互联网金融排斥呈负向关系,说明对于银行金融服务存在需求缺口的家庭也会存在相应的互联网金融排斥。受教育程度高、金融知识水平高的农户金融素养较高,排斥较轻。风险评判能力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农户对于互联网金融的使用具有信息传播效应,即使难以判断具体产品风险,也不妨碍根据其他农户所提供的信息进行尝试。技能排斥对互联网金融排斥有显著影响,农户不善于掌握和使用电子设备和互联网,特别是缺乏学习相关技能的渠道,从而限制其获取金融服务。家庭农业收入占比越高,收入的不稳定性就越大,互联网金融排斥越严重。除了农户自身的需求因素以外,设施排斥和政策排斥也有一定影响。由于大部分农户家中已配备电脑或手机,电子设备配备已不成为显著的影响因素;但若农户家中无法连接互联网,会大大提高互联网金融排斥程度。政府的互联网金融政策和金融知识普及的作用并不显著,但互联网使用培训可以大大降低农户受到的排斥程度。

模型(2)、模型(3)、模型(4)报告了互联网投资、融资和支付排斥的回归结果,这三列回归结果和模型(1)基本保持一致,但也在自我排斥、技能排斥和经济排斥存在异质性特征。互联网金融需求主要体现在资产配置活动上,所以没有需求的农户更易存在投资和融资排斥。同时,不信任传统银行的农户更愿意接纳互联网的新兴支付方式。技能排斥方面,一般而言家庭的投资和融资活动的频率比支付活动低,无法熟练使用电脑和手机的农户还可

表 4 互联网金融排斥测度平均值

总指标	平均值	一级指标	平均值	二级指标	平均值
互联网金融排斥 (IFE)	41.48	A1:互联网投资排斥 (IIE)	42.45	B1:认知度	7.14
				B2:使用度	75.29
				B3:效用度	38.87
		A2:互联网融资排斥 (ILE)	54.48	B1:认知度	16.77
				B2:使用度	94.99
				B3:效用度	47.27
		A3:互联网支付排斥 (IPE)	27.37	B1:认知度	3.57
				B2:使用度	45.61
				B3:效用度	28.04

注:数据均经过功效系数法的无量纲化处理,下限值为 0,上限值为 100。

表 5 全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及指标	模型(1) IFE	模型(2) IIE	模型(3) ILE	模型(4) IPE	
自我排斥	TFS	-4.165*** (0.794)	-3.518*** (1.021)	-2.036 (1.318)	-7.854*** (1.605)
	TFT	-3.360 (2.534)	0.067 (3.312)	2.099 (4.039)	-14.195*** (5.186)
	TFD	3.670** (1.437)	4.740*** (1.768)	3.580* (2.021)	3.684 (2.481)
知识排斥	EL	3.534*** (0.980)	3.362** (1.333)	2.291 (1.643)	6.113*** (1.916)
	PKL	1.559*** (0.308)	2.705*** (0.363)	2.030*** (0.398)	-0.139 (0.530)
	RAA	1.485 (1.543)	1.445 (1.749)	0.286 (2.073)	1.922 (2.416)
技能排斥	EEU	1.040* (0.625)	0.679 (0.708)	-0.383 (0.775)	3.010*** (1.009)
	IU	1.996*** (0.587)	2.577*** (0.673)	1.832** (0.775)	1.424 (0.978)
	SAC	7.369*** (2.008)	7.306*** (2.571)	5.178** (2.465)	10.924*** (3.699)
经济排斥	IL	5.915 (4.025)	0.948 (5.534)	4.602 (6.988)	17.268** (8.308)
	IS	11.349*** (3.654)	10.678** (4.905)	0.517 (5.932)	26.910*** (7.121)
设施排斥	EE	0.189 (4.693)	4.339 (4.847)	3.295 (5.622)	-9.979 (9.545)
	IE	17.086*** (5.224)	12.288* (6.853)	12.118 (7.905)	31.591*** (10.530)
政策排斥	IFP	-0.141 (0.661)	0.511 (0.869)	-1.298 (0.928)	-0.067 (1.207)
	FKP	0.431 (0.357)	0.071 (0.440)	0.670 (0.444)	0.450 (0.608)
	IKP	3.552*** (0.836)	3.522*** (1.110)	3.447*** (1.226)	4.407*** (1.523)
常数项	22.937*** (5.471)	23.865*** (7.536)	37.583*** (9.125)	0.867 (10.959)	
F 统计量	38.394***	49.025***	13.757***	17.743***	
样本量	1815	1815	1815	1815	

注:(1)***、**、*分别表示通过 1%、5% 和 10% 的显著性检验;(2)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① 由于篇幅限制,不列示相关矩阵,下同。

② 例如,检验自我排斥时,对传统金融服务度(TFS)、传统金融信任度(TFT)和互联网金融需求(TFD)三个变量进行联合检验。

③ 对于没有通过 5% 的显著性检验的变量系数估计值,无法证明这些变量对互联网金融排斥存在影响,因此不考虑其系数方向。

以在亲友的帮助下进行互联网投融资,却很难自主完成日常的互联网支付,因此相较于投融资排斥,互联网支付排斥更加受到电子设备使用的影响;同时,互联网使用对投资和融资排斥有显著作用。此外,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反而更容易存在互联网支付排斥,可能是因为这些农户的大额支出较多,更加偏好安全性更高的银行卡支付方式。

(三)异质性分析

1. 传统金融需求:基于传统金融排斥

为了从传统金融需求视角进一步分析互联网金融排斥影响因素的异质性,根据问卷数据,本文从投资、融资和支付构建传统金融排斥指标(表6)。互联网金融排斥与传统金融排斥的相关度为0.48,说明传统金融排斥较高的农户也更容易受到互联网金融排斥。以传统金融排斥的上、下限值的平均数50为界限,将样本分为低传统金融排斥组和高传统金融排斥组,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通过比较表7中两列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实证结果与假设7相符,低传统金融排斥的农户更容易受到需求因素的影响,而高传统金融排斥的农户更容易受到外部约束的影响。一方面,对于传统金融排斥程度较低的农户,受教育程度、专业知识和家庭收入结构的系数估计值和显著性较高,反映出知识排斥和经济排斥对互联网金融排斥的影响更大;另一方面,就高传统金融排斥组的农户而言,互联网金融排斥则对于设施排斥和政策排斥更为敏感。两组回归结果存在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传统金融机构为了增强竞争实力而推广自身的互联网平台和产品,农户在接受传统金融服务的同时就会自然通过机构的业务宣传和从业人员的营销活动获取互联网产品信息,因此所接受的互联网金融服务程度主要受制于知识素养、收入结构等自身需求因素而非外部供给;相反,被排斥在传统金融体系之外的农户往往缺乏互联网金融的信息获取渠道,同时也会因为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低而不具备互联网设施,从而受到的外部约束更大。

2. 贷款融资需求:基于贷款需求

农户的贷款融资需求不仅会影响互联网融资排斥的形成机制,还会通过家庭财富的配置影响互联网投资决策,同时通过互联网使用和关联金融产品影响支付决策。根据问卷信息,本文采用有贷款需求的农户样本进行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

首先,有贷款需求的农户在互联网金融排斥上的差异性特征体现在融资排斥方面。具体而言,一是互联网融资通常比银行贷款的利率高,对银行等传统金融信任度低的农户往往也对互联网融资具有更加严重的主观性排斥;二是与投资和支付活动相比,互联网融资的流程相对复杂,熟练使用互联网的农户才能满足自身的贷款需求;三是电子设备配备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农户的互联网融资可得性。其次,有贷款需求的农户在互联网金融排斥和支付排斥的影响因素上也存在异质性特征,这也证实了假设8。尤其是在知识排斥上,有贷款需求的农户通常会主动了解贷款等金融产品,从而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所以学历的影响很小;而风险评判能力变量在较高的估计值上强烈显著,可能是由于农户需要承担偿还本息的压力,如若难以判断产品服务的风险,农户出于风险厌恶心理,往往会提升预期成本,直接降低互联网金融的

表6 传统金融排斥指标选取与测度依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赋分标准
A1:传统投资排斥 (TIE)	-	有“银行存款”、“国债”、“股票”、“出借给他人的资金”各计为1,加总;否则为0。并进行正向化处理
A2:传统融资排斥 (TLE)	B1:银行贷款	“无法承担贷款利率”、“达不到贷款条件”各计为1,加总;否则为0
	B2:民间融资	“更多找亲朋好友借钱”计为1;否则为0。并进行正向化处理。
A3:传统支付排斥 (TPE)	-	有“借记卡”、“信用卡”各计为1,加总;否则为0。并进行正向化处理

表7 基于传统金融排斥程度的分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及指标		模型(1)	模型(2)
		IFE 低传统金融排斥	IFE 高传统金融排斥
自我排斥	TFS	-6.307*** (1.400)	-1.078* (0.634)
	TFT	2.914 (2.920)	0.405 (3.341)
	TFD	1.399 (3.330)	2.605* (1.486)
知识排斥	EL	3.290*** (1.215)	2.081 (1.336)
	PKL	2.500*** (0.407)	0.904** (0.386)
	RAA	-0.086 (1.956)	1.837 (2.413)
技能排斥	EEU	-1.878** (0.829)	3.260*** (0.831)
	IU	3.639*** (0.799)	0.246 (0.882)
	SAC	3.313 (2.826)	7.884*** (2.672)
经济排斥	IL	6.550 (4.867)	4.537 (6.843)
	IS	8.680** (3.911)	10.509 (6.654)
	设施排斥	EE	9.149 (5.753)
IE		-0.463 (11.756)	14.934*** (5.306)
政策排斥	IFP	-2.107** (1.054)	1.644* (0.867)
	FKP	-0.836 (0.583)	1.116*** (0.425)
	IKP	3.015*** (1.003)	2.259* (1.293)
常数项		30.370*** (5.784)	19.994** (9.941)
F统计量		55.659***	33.184***
样本量		734	1081

参与度。此外,根据先内源融资后外源融资的一般顺序,有外源贷款需求的农户需要的资金量较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因此预期收入相对稳定,很少受到经济排斥的影响。

3. 普惠金融需求:基于贫困县域

为了考察贫困县域的农户互联网金融排斥影响因素的异质性,根据江苏省政府公布的《6个扶贫片区以及12个贫困县范围划分表》,本文将扶贫片区和贫困县所在区域作为贫困县域,生成POVRE的虚拟变量,1代表贫困县域,0代表非贫困县域^①。考虑到贫困县域和非贫困县域可能不会在每一种类型的排斥上存在异质性,为了防止冗余变量的问题,本文分别加入6个排斥类型的变量与POVRE的交互项,得到表9所示的24个模型的回归结果。

根据回归结果可知,在自我、技能和政策排斥对互联网金融排斥的影响上,贫困县域的农户与非贫困县域的农户具有异质性,这与假设9相符。与非贫困县域相比,贫困县域的农户更容易因不信任传统银行、缺乏互联网金融需求、电子设备使用不熟练而产生互联网金融排斥,受政府互联网金融政策和金融知识普及的影响也更大。可能的原因是,贫困县域经济欠发达,导致农户的金融需求和互联网金融供给相对较低,同时农户接收新兴金融业态的信息来源狭窄,对于互联网金融更多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非贫困县域农户的农业收入占比越高,互联网投资和支付排斥越高,而贫困县域农户的互联网投资和支付排斥则与农业收入占比呈负向关系,这可能是由于经济发达的农村产业结构多样化,非农收入高的农户因而具有更高的资产配置和支付需求,更倾向于开展互联网金融;而对于贫困县域的农户而言,农业是主要收入来源,扩大农业规模、提高生产效率和提升农业产值才是克服经济排斥和促进互联网普惠金融的途径^②。

六、稳健性分析

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进一步检验,以考察结果是否稳健:一是控制更多的控制变量;二是考虑不同的回归方法;三是考虑地区的异质性问题;四是考虑被解释变量的条件期望可能并不满足对称分布,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模型重新进行估计。具体结果,可以向作者索取。

第一,考虑到家庭规模越大,金融需求可能越多元,互联网金融排斥程度也会相应变化,因此本文在模型(1)中纳入家庭成员数(NF)变量,从而控制家庭规模对需求与互联网金融排斥之间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变量的估计系数大小和显著性与上文基本一致,具有稳健性。第二,考虑到原模型中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方法(2SLS)替代LIML进行工具变量回归,从而控制因互为因果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从模型(2)的结果可以看出,IV估计结果与上文基本一致。结果具有稳健性。第三,考虑到地区异质性可能对研究结论产生影响,模型(3)、模型(4)、模型(5)分别以行政区划市、县和经济地域苏北、苏中、苏南作为聚类标准,以聚类稳健标准误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各种聚类均没有改变前文的基本结论,具有稳健性。第四,为了在被解释变量的条件期望并不满足对称分布时,较为准确反映分布情况,本文随机抽取75%的样本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模型

表8 有贷款需求农户的回归结果

变量及指标	模型(1) IFE	模型(2) IIE	模型(3) ILE	模型(4) IPE	
自我排斥	TFS	-4.339*** (1.017)	-2.921** (1.227)	-1.831 (1.341)	-8.628*** (1.735)
	TFT	-1.582 (3.276)	1.707 (5.631)	11.763** (4.636)	-19.147*** (5.072)
	TFD	0.983 (1.435)	2.490 (1.639)	2.388 (1.898)	-1.767 (2.104)
知识排斥	EL	2.602** (1.072)	2.621* (1.417)	1.393 (1.318)	4.158** (1.692)
	PKL	1.514*** (0.485)	2.262*** (0.585)	2.569*** (0.660)	-0.362 (0.688)
	RAA	5.112** (2.293)	6.317** (2.558)	0.289 (2.491)	8.698*** (3.006)
技能排斥	EEU	1.260 (0.883)	2.033** (0.986)	-1.130 (1.037)	2.827** (1.190)
	IU	2.422*** (0.819)	1.855* (0.948)	3.816*** (1.050)	1.619 (1.128)
	SAC	8.971*** (2.634)	9.408*** (3.100)	6.196** (2.460)	11.449*** (3.770)
经济排斥	IL	0.062 (3.302)	-3.907 (4.405)	-0.568 (4.168)	5.946 (5.608)
	IS	4.598 (3.813)	5.058 (4.808)	-6.230 (5.032)	16.111*** (6.233)
设施排斥	EE	4.076 (4.410)	5.811 (4.573)	8.060*** (2.884)	-1.590 (9.320)
	IE	15.509*** (3.646)	12.025** (5.511)	4.642 (4.167)	30.363*** (10.145)
政策排斥	IFP	0.208 (0.910)	-0.198 (1.139)	-0.208 (1.277)	1.031 (1.240)
	FKP	0.146 (0.560)	-0.390 (0.717)	0.416 (0.703)	0.326 (0.836)
	IKP	3.291*** (1.152)	3.294** (1.480)	3.292** (1.459)	3.552** (1.681)
常数项	34.823*** (4.156)	33.117*** (5.546)	42.708*** (5.649)	27.384*** (6.218)	
F统计量	31.269***	33.398***	29.333***	16.551***	
样本量	876	876	876	876	

① 江苏省贫困县域包括:盱眙县、淮阴区、涟水县、淮安区、丰县、睢宁县、滨海县、阜宁县、响水县、沭阳县、泗洪县、泗阳县、宿城区、灌南县、灌云县、东海县、赣榆县。

② 少数模型的回归结果在统计上显著,但不具有经济学意义,同时结果也不稳健,可能是因为这些变量在农户之间的异质性不适宜以贫困县域为标准进行分析,故不作阐释。

(6)的结果显示,随机抽样并没有改变上文的基本结论。结果依然稳健。

七、结论性评述

一直以来,学界的研究大多从供给方面分析传统金融排斥,而对于具有跨时空特性的互联网金融排斥关注较少,在指标选取、样本范围等方面的稳健性也存在一定欠缺。本文基于1849个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熵权法构建农户互联网金融排斥的指标评价体系,重点从金融需求视角实证研究自我排斥、知识排斥、技能排斥和经济排斥的影响,完善了现有研究。研究思路及结论如下:首先,较之已有文献,本文对互联网金融排斥进行了精细化测度,发现农户的互联网金融排斥处于中等程度,分项指标由高到低为融资排斥、投资排斥和支付排斥;每项指标下,农户的使用度排斥最高,而基本不存在认知度排斥。其次,从影响因素来看,学者大多认为金融供给是导致农村金融排斥的主导因素,而本文证实了农户互联网金融排斥受到需求因素的显著影响,其中投资、融资和支付排斥在自我、技能和经济排斥上的形成机制存在差异。最后,本文创新性地从传统金融需求、贷款融资需求和普惠金融需求三个维度进行异质性分析,得出了更为深入的结论:低传统金融排斥的农户受到需求因素影响更大,而高传统金融排斥的农户受到外部约束更大;有贷款需求的农户更加会由于主观信任不足、互联网使用技能低下和电子设备缺乏而存在互联网融资排斥,风险评判能力对于投资和支付排斥的影响则相对较高;贫困县域的农户更容易因为需求不足、电子设备使用技能低下和政策信息匮乏而受到排斥。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创新农村金融业务,提升互联网金融感知度。相关部门应鼓励传统乡镇金融网点发挥已有客户基础的优势,依托互联网创新业务模式,积极利用交叉销售,与互联网金融平台共同推进农村互联网金融建设。金融机构还可选择与当地村委会进行合作,在农村地区的网点设置互联网产品体验区,主动提供讲解引导服务,建立健全售前售后服务机制,安排工作人员答疑解惑,让农户对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一样有直观的感知。金融机构要加大信息透明度,客观真实地告知农户互联网投资产品的风险信息,提升农户的信任度。传统金融机构要依托社交软件和支付软件,建立线上业务的自助服务区、实时咨询平台,提高农户获得线上金融服务的便捷性,实现服务向农村的渗透和下沉,扩大受益农户的覆盖面。第二,扩充金融知识储备,提升素养克服认知偏差。农户使用互联网及电子产品的熟练程度不高,对新事物的接受过程较慢,对于互联网金融还存在主观信任不足、风险评判能力欠缺和政策信息匮乏等问题,制约了金融排斥的疏解。针对这些问题,需要构建以金融机构为主体、以行业协会为指引、以地方政府为依托的多层次联动体系;针对农村的互联网金融已有一定规模的现状,有关部门应强化金融机构作为金融产品服务的提供者对于农户的知识普及和责任和风险教育义务。从农户自身而言,也应从互联网金融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

表9 加入贫困县域与解释变量交互项的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IFE	IIE	ILE	IPE	
样本量		1815	1815	1815	1815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自我排斥交互项	TFS×	1.698	2.988	-3.744	7.389**	
	POVRE	(1.986)	(2.094)	(2.422)	(3.733)	
	TFT×	13.511***	3.464	6.754	37.162***	
	POVRE	(5.036)	(6.930)	(8.639)	(12.341)	
	TFD×	10.227*	16.965***	12.470**	-0.209	
其他变量	POVRE	(6.082)	(6.029)	(5.477)	(11.282)	
	控制					
	F统计量	31.546***	40.781***	40.113***	19.856***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知识排斥交互项	EL×	1.079	2.300	1.076	-0.287
其他变量	POVRE	(1.091)	(1.449)	(1.367)	(1.748)	
	PKL×	-0.520	0.860	-2.748	1.841	
	POVRE	(1.496)	(1.790)	(2.006)	(3.128)	
	RAA×	2.874	2.180	-0.154	8.444	
	POVRE	(5.272)	(4.952)	(5.999)	(8.641)	
其他变量	控制					
	F统计量	30.501***	39.973***	11.831***	12.078***	
	模型(9)		模型(10)	模型(11)	模型(12)	
	技能排斥交互项	EEU×	7.690***	8.970***	2.682	13.137***
	其他变量	POVRE	(2.171)	(3.093)	(3.279)	(4.768)
IU×		-6.328***	-5.796**	-1.737	-12.288***	
POVRE		(1.952)	(2.846)	(3.351)	(3.993)	
SAC×		-7.984	-20.404**	-16.538*	18.028	
POVRE		(9.225)	(8.733)	(9.486)	(14.898)	
其他变量	控制					
	F统计量	33.075***	40.564***	14.397***	12.091***	
	模型(13)		模型(14)	模型(15)	模型(16)	
	经济排斥交互项	IL×	-7.519	-13.534	-9.663	-2.575
	其他变量	POVRE	(8.629)	(12.550)	(14.449)	(18.064)
IS×		-13.988	-28.221*	18.744	-36.494**	
POVRE		(10.395)	(16.593)	(14.156)	(14.397)	
控制						
F统计量		28.573***	35.047***	11.854***	13.418***	
模型(17)		模型(18)	模型(19)	模型(20)		
设施排斥交互项	EE×	-11.991	-19.915**	-21.522***	2.175	
其他变量	POVRE	(7.599)	(8.133)	(7.910)	(12.731)	
	IE×	6.177	6.024	13.034	10.037	
	POVRE	(8.186)	(11.526)	(13.122)	(18.832)	
	控制					
	F统计量	72.107***	52.325***	525.565***	22.481***	
模型(21)		模型(22)	模型(23)	模型(24)		
政策排斥交互项	IFP×	6.761***	8.418***	9.508***	3.099	
其他变量	POVRE	(1.715)	(2.604)	(2.264)	(3.304)	
	FKP×	2.399*	0.017	1.866	6.837**	
	POVRE	(1.249)	(1.817)	(1.796)	(2.805)	
	IKP×	-1.306	1.526	-3.404	-2.391	
	POVRE	(1.931)	(2.607)	(3.636)	(3.713)	
其他变量	控制					
	F统计量	32.250***	40.255***	12.709***	11.651***	

注:(1)由于篇幅限制,没有报告其他解释变量、POVRE和常数项的回归结果。

参与者”,积极了解相关金融产品服务并增强自身知识储备,主动咨询专业人士或向相关机构或政府部门寻求帮助,充分利用互联网金融产品满足自身的生产和生活需求。第三,重视风险偏好差异,促进异质区域协调发展。金融机构在设计互联网投资、融资产品时应考虑农户的接受能力,区分欠发达与发达地区农户在收入层次、金融服务接受度和风险偏好上的差异,进行个性化的产品设计和针对性的营销策略。针对发达地区,互联网金融服务应侧重农村产业的转型升级;而贫困县域的农户不仅会受到传统金融排斥的外部约束,也更容易因为需求不足而造成互联网金融排斥。对此,金融机构应适当降低投资产品门槛,实行贷款产品利率下浮,加大信用贷款投放力度;同时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优势,充分挖掘农户金融需求,实行“落实到户”“精准到人”的个性化产品设计。此外,政府也要侧重发展欠发达地区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依托“数字乡村战略”,促进互联网普惠金融的高效运转。第四,加强金融行业自律,助力金融环境良性发展。互联网金融尚未发展成熟,针对农户对于互联网金融服务的信任不足和风险规避等问题,加强金融机构的经营实力、资信状况和优质服务是保障农户信任与使用互联网金融的基础。金融机构应完善风控体系,建立健全自律机制和追责机制,切实维护农户投资者的利益。监管机构要构建全方位穿透式监管体系,进一步打击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违法活动,减少社会对互联网金融的负面评价;同时,可借鉴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美国金融业监管局的做法,在各级银保监会和地方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设立专门的互联网金融管理和部门,在协调监管、规范行业运行的同时,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提升互联网金融在农村的发展活力。

同时,总体来看,本研究还存在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第一,当前中国不同区域互联网金融发展存在着较大差异,特别是在农村互联网金融领域,本文主要基于互联网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江苏省样本,从金融需求角度研究了互联网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对于现实中互联网金融区域异质性的考察还不够全面。第二,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农户金融排斥,研究设计与结论都以调查数据为基础,从而使得实证结果存在一定随机性。因此,在未来研究中,第一,希望可以深度挖掘互联网金融数据,将研究对象推广到全国层面,并充分考虑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区域异质性;第二,希望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等权威微观数据为基础,开展以城市家庭等群体为研究对象的互联网金融排斥研究,从而提高研究的准确度与针对性。

参考文献:

- [1] Kempson E, Crame M, Finney A. Financial services provision and prevention of financial exclusion[R]. Eurobarometer Report, Personal Finance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Bristol, 2007.
- [2] Leyshon A, Thrift 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U.K.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in the 1990s: A reversal of fortune?[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93, 9(3):223-241.
- [3] Kempson E, Whyley C. Kept out or opted out? Understanding and combating financial exclusion[M]. USA: Policy Press, 1999.
- [4] Chattopadhyay S K. Financial inclusion in India: A case-study of west Bengal[R]. MPRA Paper, 2011.
- [5] 王修华,傅勇,贺小金,等.中国农户受金融排斥状况研究——基于我国8省29县1547户农户的调研数据[J].金融研究,2013(7):139-152.
- [6] 董晓林,徐虹.我国农村金融排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县域金融机构网点分布的视角[J].金融研究,2012(9):115-126.
- [7] 郭峰,孔涛,王靖一,等.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与指数编制[R].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2016.
- [8] 谢平,邹传伟,刘海二.互联网金融的基础理论[J].金融研究,2015(8):1-12.
- [9] Stiglitz J E, Weiss A.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1, 71(3):393-410.
- [10] Merton R C, Perold A. Theory of risk capital in financial firms[J]. 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 1993, 6(3):16-32.
- [11] 粟芳,方蕾.中国农村金融排斥的区域差异:供给不足还是需求不足?——银行、保险和互联网金融的比较分析[J].管理世界,2016(9):70-83.
- [12] Ren B, Li L, Zhao H, Zhou Y. The financial exclus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finance——A study based on survey data in the Jingjinji rural area[J]. The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2018, 63(1):65-82.
- [13] 许圣道,田霖.我国农村地区金融排斥研究[J].金融研究,2008(7):195-206.
- [14] 李涛,王志芳,王海港,等.中国城市居民的金融受排斥状况研究[J].经济研究,2010(7):15-30.
- [15] 张号栋,尹志超.金融知识和中国家庭的金融排斥——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16(7):80-95.
- [16] 何婧,田雅群,刘甜,等.互联网金融离农户有多远——欠发达地区农户互联网金融排斥及影响因素分析[J].财贸经济,2017(11):70-84.

- [17] 郑联盛. 中国互联网金融:模式、影响、本质与风险[J]. 国际经济评论, 2014(5):103-118.
- [18] Nasri W, Charfeddine L. Factors affecting the adoption of internet banking in Tunisia: An integration theory of acceptance model an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Journal of High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 2012, 23(1):1-14.
- [19] Polatoglu V N, Ekin 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Turkish consumers' acceptance of internet banking servic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ank Marketing, 2001, 19(4):156-165.
- [20] Cole S, Sampson T, Zia B. Prices or knowledge? What drives demand for financial services in emerging markets?[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1, 66(6):1933-1967.
- [21] 冷晨昕, 祝仲坤. 互联网对农村居民的幸福效应研究[J]. 南方经济, 2018(8):107-127.
- [22] 韩卫兵, 张兵, 王睿. 收入结构、居住模式与农村居民金融行为的合理化——基于新型城镇化视角的考量[J]. 江海学刊, 2016(2): 101-105.
- [23] 姚耀军, 施丹燕. 互联网金融区域差异化发展的逻辑与检验——路径依赖与政府干预视角[J]. 金融研究, 2017(5):127-142.
- [24] 粟芳, 邹奕格, 韩冬梅. 政府精准致力农村互联网金融普惠的路径分析——基于上海财经大学2017年“千村调查”[J]. 财经研究, 2020 (1):1-15.
- [25] 皮天雷, 赵铁. 互联网金融:逻辑、比较与机制[J]. 中国经济问题, 2014(4):98-108.
- [26] 刘澜飏, 沈鑫, 郭步超. 互联网金融发展及其对传统金融模式的影响探讨[J]. 经济学动态, 2013(8):73-83.
- [27] Tran M C, Gan C E C, Hu B. Credit constraints and their impact on farm household welfare: Evidence from Vietnam's North Central Coast reg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2016, 43(8):782-803.
- [28] 李明贤, 唐文婷. 农村金融成长路径、农户金融参与和融资约束缓解[J]. 管理世界, 2017(4):178-179.
- [29] 何德旭, 苗文龙. 金融排斥、金融包容与中国普惠金融制度的构建[J]. 财贸经济, 2015(3):5-16.

[责任编辑:杨志辉]

Research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rmers' Internet Financial Exclu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nancial Demand: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1849 Farmers in Jiangsu Province

MIN Shijun

(School of Busines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1849 farmers in Jiangsu Province, this paper uses the entropy method to construct the index system and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ernet financial exclusion for farm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nancial demand. The results are as below: the Internet financial exclusion of farmers is at a moderate level, and for the sub-indicators, the loan exclusion, the investment exclusion and the payment exclusion show different degrees, from high to low in order; the demand factor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farmers' Internet financial exclusion, while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in the investment exclusion, the loan exclusion and the payment exclusion;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farmers with high traditional financial exclusion are influenced by external constraints to a larger extent, and farmers with the loan demand suffer more from the absence of subjective trust, Internet skills and electronic devices, while farmers in poor counties are more likely to be excluded from the Internet finance due to the lack of financial demand, skills in using electronic devices and policy information.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may provide policy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the inclusive finance in rural areas.

Keywords: internet financial exclusion; financial demand; rural inclusive finance; rural finance; family finance